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四編

花中界

言情小說

(卷下)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丙午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阱 中 花 二 册)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原著者

英國巴爾勒斯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貴陽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南京
商務印書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蕪湖
杭州福州廣州雲南香港
商務印書館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二 冊

新 撰 普 通 尺 牘

定 價
五 角

附 解 一 冊

是編分通、仿、屢、賀、祈、壽、勸、戒、饋、送、延、致、推、薦、介、紹、約、游、謝、賀、告、貸、雜、借、歸、還、償、款、索、催、復、謝、請、求、懇、託、應、允、辭、卻、問、疾、致、唁、慰、問、雜、事、等、類、凡、四、百、餘、函、件、擬、事、詳、明、聯、詞、愜、當、不、拘、拘、一、格、而、大、致、不、外、乎、各、界、往、來、酬、答、之、言、在、初、學、讀、之、得、窺、門、徑、易、就、範、圍、即、能、作、札、者、閱、此、亦、可、以、觸、類、旁、通、誠、新、出、尺、牘、中、最、合、時、宜、之、本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分 冊
二 冊

新 撰 商 業 尺 牘

定 價
三 角

是書月分二十五類約五百首。短札長編。無不悉具。而文字平易雅潔。無艱深陋俗之弊。備載貿易情形。切合時用。將使商界中人於肄習尺牘之餘。並能通曉商情。裨益甚大。卷首又附各種稱謂表。尤便學者。

阱中花卷下目次

第十七回

納賄成風下民咨怨

殺人如戲會黨凶殘

第十八回

舉爾所知鋪張揚厲

徯來我后竊窈嬋娟

第十九回

蠟炬已灰難消餘恨

春蠶未死尙吐殘絲

第二十回

天王明聖徹底尋根

姦佞恐惶強辭奪理

第二十一回

一箭雙雕連環計巧

同林孤鳥急難情深

第二十二回

釋前嫌和顏談祕密

除後患險語動嬌嬈

第二十三回

祕藥親傳殷勤囑咐

奇珍寵賚感激馳驅

第二十四回

疑鬼疑神拊心輾轉

是生是死著眼迷離

第二十五回

反復陳詞發姦摘覆

殷勤勸進暫屈求伸

第二十六回

若合若離含詞欲吐

半明半昧好事多磨

第二十七回

假作關心同車細語

傳來上諭改計圖全

第二十八回

狹路窮途駭蛩並命

迴燈對鏡邢尹忘仇

第二十九回

見影魂飛命懸眉睫

蓋棺論定生入喪車

第三十回

惜餘生深宵書罪狀

遂目的片語快雄心

第三十一回

全局忽翻天威咫尺

請君入甕雪窖荒寒

第三十二回

金屋人歸姻緣美滿

鼎湖龍去弓劍飄零

阱中花卷下

第十七回

納賄成風下民咨怨

殺人如戲會黨兇殘

話說俄國的國度是一箇專制的帝國。君權最重。然而一日萬幾皇帝一箇人也不能夠件件過目。自不得不假手於幾箇親貴大臣。這幾箇大臣既然大權在握。就不免上欺天子。下虐黎元。裏頭有箇警察大臣。乃是司法的官。威權更大。也就格外的暴虐異常。俄國百姓受不住這般凌虐。所以纔生出一班虛無黨來。若是沒到過俄國的人。不知道這虛無黨的歷史。必定當是這一班人。另有一副肝腸。生成好亂的性質。豈知大大的不然。虛無黨在俄國已經有一百多年。別的國裏也是有的。不過名目不同。查考他發起的原因。大概爲的是專制國政治不善。貪官污吏。習與性成。縱然有賢主明君。也要被他們播出漫天的毒霧。興成孽海的狂瀾。弄得天愁人怨。民不聊生。只得鋌而走險。逼上了這一條路。那時候俄國正是這樣的情形。上上下下。非錢不行。大官責之於小官。小官責之於士庶。若有不要錢的官。他不但無以謀。

生而且不能久安於其位牽連濡染就不得不隨和些大家都是成了箇要錢的世界徧國中笞杖監禁以及西伯利亞的軍徒都當作生意買賣只要家貲豪富無論與那箇有仇就可以買通官府硬加上他一箇罪名叫他家敗人亡官府就囊盈囊滿更有一班貴族倚仗著先朝的勛爵施逞他一己的威權把家裏所用的奴僕視如土芥殘鞭酷打比南美洲虐待黑奴還要加幾倍些須小過一打就是兩千多鞭縱然骨折肌殘也毫無顧惜有時候還叫他們把衣服剝盡手無寸鐵與野獸搏擊以爲笑樂若使俄國的奴僕讀黑奴籲天錄必定以爲那些黑奴度量太窄不過主人和他小小遊戲何至於就要號泣旻天因爲俄國是這樣一箇黑闇的世界官府的淫威既然日日加甚虛無黨的勢力也就暗暗增高在京裏有了總會又添了許多分會但凡僻陋地方爲警察耳目所不及的無不有他們的會場議論秘密的事情如今且先說這一處在一條污穢的街上住在那兒的盡是些理髮匠所以又叫做理髮街街道很窄兩旁都是些兩層樓的房屋泥牆木柱黝黑破敗街道並無

磚石每逢陰雨泥深沒踝路無行人除理髮店之外有的是茶館酒店所賣的酒也另外是一種顏色碧綠味道如硫酸樹膠還有些紙煙店鴉片煙館同那賭博場因爲俄國人在煙酒之後是最喜歡跳舞賭錢的這一條街真是箇下流社會無奇不有了。街中有一家炭店門面有二丈多寬門口排列著一堆一堆的都是黑炭店堂內還有些雜貨備人購取炭堆底下有一箇暗門通著地底下的地窖子地窖子裏頭就是虛無黨的秘密會場每日裏聚集些亡命之徒所談論的不是革命就是暗殺他們以爲受官府的逼迫不做到天翻地覆是再也不得出頭的要想天翻地覆除非有兩箇法子頭一樁就是地震立刻的坤軸傾陷陵谷變遷無論你君子小人都要變做蟲沙猿鶴然而不是人力所能夠做到的而且同歸於盡也沒甚麼暢快第二樁就是炸藥把硝強水和甘油合在一處按定了分量配合起來爆發時也可以山崩地裂只要想一條計策把做成的炸藥埋在官府的衙署或是政府的殿堂猝然一發給他箇迅雷不及掩耳也可以叫那些害人的鬼蜮喫人的虎狼立刻

化爲灰燼。碎成齏粉。大快人心。他們議論這些事。和配合這些藥。都在這地窖子裏。裏頭也修飾的十分乾淨。陳設的桌椅齊全。正中懸一盞大燈。光輝耀目。桌上放一把酒壺。壺裏的酒味醇力弱。在會之人。也不敢多飲。恐怕醉後失言。於性命有礙。旁邊桌上。還放著許多的手鎗。刀劍。以預防不測。有一天剛剛碰著會期。到時候。黨裏的人。一箇一箇依次來了。先到店裏。拿買貨爲名。略談幾句。通一箇暗號。店裏人就開了門。引他從梯子上下去。前前後後。一共來了十四箇人。一箇會長。坐在當中。其餘的人。分兩邊排齊坐下。默然無聲。就像那耶穌教裏會友做禱告的樣子。各人穿著粗皮衣服。臉戴面具。靜如木偶。相對無言。幾分鐘後。會長忽然站起身來。大聲說道。弟兄們。請把面具除去。今天會裏有一箇奸細。不可不察。請諸位小心。說罷。自己先把面具除下來。各人也就一律除掉面具。只有一箇人。除的稍微慢一點兒。大家對他一看。只見他臉上的顏色有些跼促不安。會長就問他道。現在已經開會。你可有話說。那人道。我進來時。已經說明了暗號。此刻沒有甚麼說的了。話纔說完。那些

列坐的人都怒氣冲天。齊聲說道：死死。會長也說道：死。這會長是議廳來，就是那警兵樂納福。當下他又說道：這箇人一定是奸細。他若是會友，應該知道新入會的規矩。坐那把紅椅子也應該把他入會的緣由對大衆說明。剛纔我們已經等了牠五分鐘的時候，他一字沒有說。等到我問他，他還不知道。這箇定規是奸細無疑。突人都齊聲叫道：是奸細。是奸細。當時嚷成了一片。樂納福又道：諸位不必忙亂。我是箇會長，須得靜聽我的吩咐。這箇人既然是箇奸細，應該叫他來時有路去，無門。他是從陸路上來的。如今我們要叫他從水路上出去。話纔說完，早已有兩箇人跑到梯子旁邊攔住去路。又有兩箇人站在那奸細後頭看管著他。樂納福就打桌子底下拿出一把丁字式的鋤頭，把桌子面前地下的泥土掀在兩邊，忽然露出一塊木板來。板上有一箇銅鑲，抓住了銅鑲，朝上一提，只覺得一陣冷氣逼人。早現出一箇黑洞。樂納福朝洞裏一看，道：水面上已經結了冰，幸虧還不很厚。你們快些拿一個鐵錘，把他錘開。那個奸細起先見被會長識破，正要哀求，無奈被看管他的那兩個

人拿一塊粗布塞住了嘴。不能言語。又見這一番光景。知道死在須臾。連忙雙膝跪下。磕頭如搗蒜。用手亂招。兩眼圓睜。這樣冷天。他頭上的汗珠像黃豆一般大。往下亂滾。衆人毫不理會。就像沒有看見的一樣。把他兩手綁在背後。兩隻腳也捆在一處。這個時候。冰凍已經錘開。底下的水翻濤滾浪。汨汨有聲。樂納福把手一揮。就有兩箇會員把奸細提起來。到了洞邊。頭朝下。脚朝上。往洞裏一拋。只聽見撲通的一聲。已經無影無蹤。不曉得淌到那裏去了。正是。

官吏已如蛇虺毒。

黨人更具虎狼心。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舉爾所知鋪張揚厲

徇來我后竊窈嫺娟

卻說虛無黨裏的人。把那箇奸細。擗到水裏。然後再蓋上了木板。掩上了浮土。各事齊畢。大家復歸原位。會長樂納福立起身來。對衆宣言道。弟兄們。按本會的定章。各位會員。應該先報姓名。隨後把打前次散會以後。一直到如今。所親眼看見那一班。

貴族無法無天。窮凶極惡的罪狀。宣布明白。再各報新進黨的人數。請換來輪說。不要耽擱時候。說完坐下。就見一箇人站起來說道。我卜爾斯前天親見男爵柯樂夫。因爲錯釘了馬掌。把一個用人耳鼻割去。我約齊的人數共總二百。說過坐下。接著他挨肩的一箇人站起來說道。我姚得基昨天親見把總師畢開把他手下的兵丁。網在一箇石礮子上。打山上滾下去。骨肉模糊。死於非命。我約齊的人數共總九十。九以下照前一樣。一箇箇挨著說道。我范惡夫親見公爵夫人愛立斯燒死一名婢女。因爲公爵屬意此女。所以惹動他的妒心。下這樣的毒手。我約齊的人數共總三百零五。我包斯甘親見警察大臣佳爾閣拷打一箇幼女。審問他父親的祕密事情。因爲他不肯說出。就煮一鍋熱漆。倒在他身上。立刻皮開肉爛。宛轉傾生。我約齊的人數共總一百。我黎格卜親見侯爵葛立門強要娶他僕人的女兒做妾。這僕人不答應。就把他身上的皮活剝下來。我約齊的人數共總七十七。我福利得曾親見親王賈內門在尼內諾弗哥羅地方請客會宴。挖一箇深坑。坑裏放一隻猛虎。叫他的

奴僕赤手空拳和那老虎搏鬪。當天死掉三箇人。還有五箇人受傷。我約齊的人數共總八十五。末了一箇人說道。我畢路格從前次散會以後並沒有甚麼見聞。不敢捏造。我約齊的人數共總八百三十一。樂納福見這七位會員已經挨次說完。就起身說道。合算新入會的通共一千六百九十七人。他們可已經歃過血沒有。衆人都答道。已經都按照定章行過了。樂納福又道。照這樣看起來。我們本黨在聖彼得堡的人已經有九千開外了。以外在墨斯科有七千人。在尼內諾弗哥羅有一千人在司馬廉斯科有七千人。在畿弗城有三千人。合共二萬七千人。諸位想想看。錯不錯呢。衆人都答道。不錯。樂納福又道。我們現在人數已經夠了。專等乘機行事。衆兄弟們須要各盡個人的義務。我今天來做會長。也是有緣故的。忽然一箇人問道。今天柯立約和都師及兩箇人到那裏去了。樂納福道。奉差遣到支會去了。諸位請看。說著就打身邊取出一箇紅色象牙的小手。恭恭敬敬捧在當中。衆人一見都屏息無聲。俯首行禮。聽會長吩咐。樂納福說道。諸位方纔所說。衆人都已聽見。你看這一班。

貴族真是慘無人理。他們的惡貫滿盈，必受天誅。我們便是替天行道。諸位既然入了虛無黨，就要把剪除政府當作自己的義務。若以爲是別人的事，與我無干，那就叫做放棄義務。本會中是不容的。我今天已經定下了一條計策，可以把那無道昏君並他手下的那一班豺狼虎豹都一網打盡。忽聽得有人問道：「那一箇萬惡滔天的佳爾閣，可也在內？」樂納福道：「自然也是同時滅絕。」我既定下了這一條計策，所以總會長派我到此地來做支會長，并把這計策告訴列位。衆人都說道：「願聞妙計。」樂納福又道：「下禮拜一便是俄皇的誕辰。那一天照例要在冬宮賜宴大臣。所有大官貴族無不在內，共有二百多人。佳爾閣的坐位就在俄皇的左手。當開宴之前，階下的樂工先敲動一面大鑼，鑼聲響處，便有總牧師上殿宣誦祝辭。我們已勾通了內侍，把一大包炸藥放在酒桶裏頭，拿鑼聲爲號，就引動電火，燃著炸藥，叫他屋宇齊飛，屍骸狼藉。那時候俄皇也死了，貴族大臣都死盡了，更無人管理國政。我們便推翻了獨夫座，懸起了自由鐘，把一箇專制朝廷改做民主政體，正說得高興，又一箇

人問道。我們應該推那一箇做民主呢。樂納福道。你們不知道法國革命的故事麼。法蘭西當改君主做民主的時候。他們先在巴黎城裏。尋著一箇最美的婦人。做他們的主兒。只爲得是婦人生性柔和。本不像男子凶暴。況且相貌好了。心腸必定也好。又因是衆人推戴的。斷不肯再施殘虐來欺負衆人。諸位想想看。我的話可還在理。大衆齊聲道。不錯。不錯。但這樣的婦人。一時打那裏去尋呢。樂納福隨口答道。在聖彼得堡中。有一箇女子。就十分合宜。他豔名素著。而且識禮知書。前天因賭債難償。已做了佳爾閣的偵探。這佳爾閣。真是狼子野心。以前這女子的母親。也是他的偵探。替他探了多少大事。後來到底還是被他害死。這女子還不知道這些情節。自己又再蹈前轍。將來只怕也難逃毒手。佳爾閣也要算惡到極頂了。說到這兒。衆人齊聲問道。這女子姓甚名誰。樂納福道。就是亞娥縣主。他是箇式微的貴族。孤苦的皇親。我們推戴他。還有三件好處。第一他生小零丁。絕少至親密友。更不會營私植黨。紊亂朝綱。第二他外似矜誇。內實和順。只要有人讚揚他的美貌。把他奉承得高。

興任。你求他甚麼事。他都是應允的。第三他境遇不佳。現在正在這動心忍性。歷試諸艱的時候。一旦遽登大寶。真是孤之始。顧不及此。那感激我們的心腸。必定到了萬分。我們利用他這箇心行。我們的事外面拿他當箇傀儡。其實握權行政。還是我們。這幾箇人。這箇主意。豈不好嗎。你們試看環球歷史。凡男子作帝王的。到後來。那些擁戴他的。開國功臣。都是鳥盡藏弓。兔死烹狗。如果立箇女人。那裏有這樣負義忘恩。顛倒功過的事。衆人聽了。這一番議論。都心悅誠服。肅然動容。樂納福又問了幾件雜事。就吩咐散會。衆人陸續散去。樂納福也離開會場。心裏想道。我還要去看亞娥。探聽他的口氣。先把他勾引上手。他拿桑中之喜給我。我就拿九五之尊報他。這時間。夫婿榮華。真算人間無二呢。拿定了主意。就趾高氣揚的回家去了。正是

世事若能如逆料

人間應不羨封侯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蠟炬已灰難消餘恨

春蠶未死尙吐殘絲

却說虛無黨中人。要推戴亞娥。做他們的女主。不知道亞娥這時候。還在那裏。真龍受困呢。當晚被佳爾閣打了一拳。跌倒在地。等到扒起來。見佳爾閣早已去遠。心裏反倒喜歡起來。想方纔佳爾閣並未提起愛德的事情。或者我這一番作爲。他竟毫無聞見。雖然喫了他箇眼前虧。性命還可保無礙。這樣一想。倒安慰了許多。身上的疼痛。也不覺得了。豈知那佳爾閣的心思。真是神出鬼沒。自從愛德逃走不到兩點鐘工夫。他早已盡情知道起先見亞娥裝病。就猜到他放走愛德。畏罪心虛。晚上見亞娥的情形。又拿穩他私藏愛德。故爲狐媚。況且中間還有樂納福和那吹簫老人替他作了箇千里眼。順風耳。照這樣的人。亞娥還要和他鬪智。豈不是不知自量。至於他並不提起。也有箇緣故。只因那愛德抵死不從。留之無益。索性假作不知。睜著一雙冷眼。看亞娥搗鬼。雖然是明知故昧。却也拿得定。能發能收。自從打倒亞娥。走出門來。上車回去。一路上想道。這箇亞娥。真是糊塗。倚仗著這點兒小見識。就想瞞過我去。豈不好笑。他自以爲留著愛德。做箇憑據。將來可以奏明皇上。告訐我的罪。